



吴清源

十番棋全谱

马诤编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吴清源

擂台十番棋全谱

马诤编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吴清源擂台十番棋全谱/马净编著.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3.8

ISBN 7-5059-4356-1

I. 吴… II. 马… III. 围棋-棋谱 IV. G891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61168 号

书名	吴清源擂台十番棋全谱
编著	马净
出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许松林
责任印制	邢尔威
印刷	河北衡水红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本	850×1168 1/32
印张	17.75
插页	2 页
版次	200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数	1-8000 册
书号	ISBN 7-5059-4356-1/J·930
定价	29.6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吴清源生平概略

一、吴清源东渡蓬瀛

吴清源(1914—),福建闽侯人。祖上世代作官,但是到他父亲一辈家道中落。他的父亲吴炎曾留学日本,因为喜好围棋,经常出入本因坊村濑秀甫创立的“方圆社”。

吴清源8岁时,父亲开始教他下棋,并让他学习从日本带回的棋谱。10岁时父亲带他到“海丰轩”等茶馆棋室下棋,结识了当时的一些名手。11岁时一些老国手如汪耘丰已不是他的对手,因此被誉为神童。当时在北京有个“日本人俱乐部”,闻听吴清源的名声,邀请他去下棋,对手是个有职业初段棋力的人,结果吴清源获胜。

在观战者当中有一位日本商人,名叫山崎有民,与日本著名棋手濑越宪作熟识,他写信给濑越,说北京有个围棋天才少年。后来他作为吴清源的代言人,与濑越之间书信往来多达五十余封,商讨吴清源赴日本留学事宜。

1926年夏天,日本岩本薰六段、小杉丁四段访问北京。吴清源与他们下了几局棋,与岩本受三子两局全胜、受二子一局输两目,与小杉丁受二子一局胜。结果吴清源的实力被大大证实。消息传到日本后,濑越等人决心促请吴清源赴日。濑越积极奔

走,向犬养术堂、大仓喜七郎等财、政界人士游说。最后由日本国内发出指令,委托驻北京公使芳泽全权交涉办理。芳泽去找吴清源的义父、刚从“北京政府国务次官”宝座上辞职的杨子安商量。告诉他日本方面的决定:由日本棋院副总裁大仓喜七郎作保,以两年为限,每月发给吴清源 200 元生活费,并彻底考察其才能之深浅。但杨子安以“清源尚是幼童,身体亦非健壮”为由,希望等两年再说。

1927 年,吴清源执白胜刘棣怀,名副其实坐上国内第一把交椅。那年夏天,日本井上孝平五段来北京,指名与吴清源对局,目的是想试探一下他的棋力。先让二子一局,井上大败,他自认没有力量让二子,又改为让先下三局。第一局弈于青云社,仅 137 手,井上已明显劣势,被迫封局。第二局弈于李律阁宅,吴清源快胜。第三局弈于张伯驹宅,井上使出混身解数方始获胜。井上回国后,称赞“吴清源有胜过传闻之才能”,引起日本棋界的高度重视。山崎有民还将吴清源的一些对局谱寄给濂越先生,濂越经仔细研究之后,认为吴清源的棋风与棋圣秀策极为相似,是一个罕见的天才,应尽早予以培养,将来一定能取得杰出的成就。

这一年秋天,濂越先生给吴清源发来正式邀请书,内容如下:

谨启,前几日,通过山崎氏收到了你的来函,谢谢!我虽未有与你直接见面的机会,但过去从岩本氏那里听说你年纪虽幼,但棋力高强。这次,我又看了你与井上氏对弈的三局棋谱,更加敬服你的非凡器量。若是敌人的健康与时间允许的话,我真想去拜访贵地,与你亲切切磋棋艺。然而事情可能不允许,我深感遗憾。

我急切盼望你身体强健，完成大礼后，到日本留学，从而共同不断地研究。愿你能在不久的将来荣升为名人。我的拙劣之作一二册已寄到山崎氏那里，在你来日之前，若肯为我研究一下，我将感到十分荣幸。你和刘氏下的二局棋谱，加上我妄下雌黄式的评论，已在《棋道》六月号上登载，同时综述贵国棋界现状的文章也冒昧登载于上。因此，务必请你谅解。

搁笔之时，谨拜托你向贵国的棋伯诸贤们转达我的问候，遥祝你身体健康！

对于不了解内情的人，恐怕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著名棋士写给 12 岁孩子的信。濂越先生求贤若渴的远见卓识、虚怀若谷的非凡雅量，在这封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1928 年，濂越先生又派遣高徒桥本宇太郎四段来到北京，正式考察吴清源的棋力。吴清源执黑弈了两局，以六目和四目获胜。

这样，在中日两国有关人士的尽力促成之下，吴清源赴日留学一事最后决定下来。日本方面的安排是由望月圭介先生作保，吴清源入濂越先生门下修业，并由大仓喜七郎以两年为一期限，每月支付 200 元生活费。

有关吴清源赴日之际，还有一段插曲。当时在北京维持治安的靳云鹏将军曾答应送吴清源 1000 元路费，但在吴清源即将动身时，这位北洋将军正在河南与国民军打仗，不想突然犯了烟瘾，满地打滚，结果一败涂地逃回北京。原答应给吴清源的钱因此降为 500 元，虽说少了一半，但对吴清源到日本后的生活也很有帮助。

1928 年 10 月 18 日，14 岁的吴清源在母亲和兄长吴浣陪同

下,从天津塘沽上船,告别祖国,向那传说是日出的地方进发。当时中日两国棋界都对这个孩子寄予很大期望,而他也没有辜负这种期望。

二、吴清源在日本(上)

吴清源初到日本,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日本棋院究竟授予他几段称号? 濂越先生坚持说他完全有三段的实力,但大多数棋士认为顶多授予初段。于是决定按三段资格进行“试验对局”。

这次“试验对局”充满浓烈的国际比赛气氛,这是因为吴清源只是一个14岁的中国孩子,而日本的棋士14岁能入段的都极少,如果吴清源一来就定为三段,许多人感情上接受不了。吴清源第一局对篠原正美四段,执黑中盘胜。第二局对秀哉名人(受二子),此战关系重大,因为按当时的规定,九段让三段三子,只让二子已经是破格对待,这盘棋也就成为年轻棋手们极为注目的一局,对局过程中,他们曾络绎不绝地前来观战。结果吴清源四目胜,秀哉名人评论说:“黑棋态势极其庄重坚实,成功地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,布武堂堂,未给白棋以可乘之隙,此二子局可作为快心之杰作。”随后,吴清源又与村岛四段黑先五目胜,被正式定为三段。

从1929年至1932这三年时间中,是吴清源来日本后最热心学棋的时期。尤其是黑棋对本因坊秀策、白棋对本因坊秀荣的对局谱如饥渴地深入研究。那一时期,吴清源段位不高,执黑棋为多,以秀策流为主体,战绩辉煌,获得了“黑先无敌”的美誉。例如1932年的对局成绩是44胜5败1平,晋升为五段。

升入五段之后,吴清源执白增多,由于当时无贴目的规定,若仍然照昔日的小目定式,白棋无论如何会落后于人。吴清源

开始打出三三或星的布局，一手占据角地，尽快向边展开。这种思路在吴清源看来是理所当然的，但以小目缔角为传统的日本棋界却受到巨大震动。

这一时期的木谷实，布局总是投在低线位上，但战绩不佳，便不断地改为高线位上投子，开始“比角地更重视中央势力”的摸索阶段。这样吴清源和木谷实这两位年轻的俊杰，在各种棋战中都有意识地打破常规，在布局阶段即占据高位，使对手大惊失色，当时被称为“新布局”，在日本棋界掀起一场革命。吴清源和木谷实运用“新布局”胜率很高，从而鼓动起人们对它的热情，棋手们纷纷模仿“新布局”，棋盘上到处都展开壮丽的“空中战”。

从幕府初期本因坊算砂开始，日本抛弃中国“座子”制度，开创自由落子。但在 300 余年的发展过程中，又形成以“小目”为基础的模式。“新布局”的诞生，使“小目”定式所束缚的布局又得到解放，棋手布局的思维方法获得自由，棋盘上的世界变得更加宽广。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曾写《新布局的青春》一文，赞扬说：

木谷实、吴清源创造新布局的时代，不仅是二人盖世天才的青春时代，实际上也是现代围棋的青春时代。新布局仿佛是一阵春风，她吹燃起青春独具的创造与冒险的热情之火，给棋界带来了绚丽灿烂的春天。虽然继木谷、吴之后，又涌现出了优秀的后来者，但是可以想象，象新布局时代的木谷、吴那样旗帜鲜明地振兴棋坛、划时代的一代新人还未光临。当年木谷、吴创造的新布局，是今日弈苑鲜花盛开的祥瑞。

1933 年，正当“新布局”的旋风席卷日本棋坛之时，《读卖新

闻》社举办“日本围棋选手权战”，并规定棋战的优胜者可以执黑与秀哉名人一决高低。由当时实力最强的 16 名棋士参加单淘汰比赛，结果吴清源在最后关头连胜木谷实、桥本宇太郎而获优胜。

日本各新闻报刊都以“不败的名人对鬼才吴清源的决战”那样醒目的标题大肆宣扬，引得全国无数围棋爱好者倾心注目。

当时，吴清源正处于用“新布局”下棋的颠狂时期，思想无拘无束，开局便按照三三、星、天元的顺序打了出来。不想这种下法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，从而轰动朝野。原来吴清源的这三手棋与本因坊家的布局教条格格不入，尤其是三三，在本因坊一门中被定为“禁手”，因此坊门弟子个个怒气冲天。社会上的棋迷们也分为截然相反的两派，一派连连喝采，另一派则认为岂有此理，“是对名人的不礼貌”，刹时间抗议信雪片般地飞到《读卖新闻》社。

恰恰就在那个时候，日本策划和挑起了“满洲事件”，中日关系异常险恶。因此这盘棋从始至终笼罩着“中日对抗”的强烈色彩，社会上的阴风冷雨阵阵向吴清源袭来。正是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，年仅 19 岁的吴清源与日本第一高手展开世纪性的决斗。

这局棋从 1933 年 10 月 16 日开始，经过漫长的冬天，直到次年 1 月 19 日宣告结束。按当时的规矩，名人有视情况暂停的权利，因此对他绝对有利。例如第 8 天，秀哉一开始便将预先考虑成熟的一手棋打出，吴清源仅考虑两分钟便应下一手，而后秀哉长考 3 个半小时也未落子，即宣告暂停收兵回营。每一次暂停后，秀哉召集弟子们彻底研讨局面，事关日本和本因坊家的荣誉，坊门弟子全部积极行动、出谋献策，必欲将吴清源打败而后快！

秀哉身体非常瘦小,然而一旦坐在棋盘前,却又显得无比高大庄严,自有一种震慑人心的气势。面对吴清源的新布局,秀哉依旧采用传统的小目套数,步调略给人以缓慢的感觉。但是他毕竟技艺精湛、老谋深算,因此棋到中盘时,黑棋也只是略微优势。但是在关键时刻,秀哉打了出第160的“妙手”,吴清源终以二目败而终局。

关于第160的“妙手”,传说是秀哉的弟子前田陈尔四段(当时)想出来的,但也一直未能得到证实。只是在对局的最后一天,吴清源抽空去厕所时,看到对局休息室中,秀哉的弟子们黑压压一片,手中拿着许多棋谱,都是将收官,至终局的各种下法彻底研究透的记录。这也说明秀哉与弟子们已经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,所以第160的“妙手”无疑是集体智慧的结晶。事隔15年,1948年时濂越宪作在一次座谈会上曾披露说:“这是一桩秘密事,那时候吴清源打过一手之后,苦思冥想的秀哉回府后立即召集弟子们,为考虑下一手棋研究了各种打法。结果采用了还击的那一手(即指第160手),是前田这个弟子想出来的……”尽管濂越先生声明:“此话非正式,不得发表!”但《读卖新闻》仍旧登报泄露出去,结果惹得坊门弟子们勃然大怒,严厉向濂越追究责任,濂越无奈只好辞去日本棋院理事长的职务。

总之,这局棋影响之大,在近代日本围棋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不仅显示了吴清源的盖世才华,也预告了“吴清源时代”即将来临。

三、吴清源在日本(下)

1936年,吴清源加入日本国籍。这是听从山崎有民等友好人士的劝告,他们认为,在当时中日战争已无可避免的情况下,

吴清源若想继续学棋修业的话，不取得日本国籍，终归难以在日本立足。1945年日本战败后，吴清源又恢复了中国国籍。这说明吴清源在日本棋界始终处于“客籍棋士”的特殊地位。日本人从未忘记他是一个中国人，而中国人也从未忘记他是自己的亲人，并为他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而欢欣鼓舞。

尽管有濂越宪作、山崎有民等友好人士的关怀支持，吴清源在日本的处境仍十分艰难。“吴清源时代”的到来虽然给他带来巨大声誉，但同时也使他成为整个日本棋界的“对立面”。“打倒吴清源”已成为所有日本专业棋手的座右铭。随着中日战争的逐渐深化，一些怀有民族情绪的日本人不时向吴清源发动攻击和咒骂，更有甚者，投寄恐吓信、往家里扔石头的事件也发生过。今天回顾当时某些人的幼稚行为，仅值一笑。因为乌云终将过去，当中日两国人民再次沐浴在友好的阳光之下，吴清源和他杰出的棋艺活动，也就成为中日两国悠久的文化联系的一种象征。

“吴清源时代”的到来是与秀哉名人的引退联系在一起的。1938年秀哉决定引退之际，将世袭300余年之久的“本因坊”名位转让给日本棋院。有关秀哉这个决定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，但主要是吴清源、木谷实等青年俊杰的崛起，本因坊一门并无相应的人才足以对抗。秀哉深感已无法保持“本因坊”的无上荣誉，遂忍痛做出上述决定。

秀哉引退之后，日本棋坛八段位上空无一人，七段位除濂越、铃木、加藤三长老外，年轻的棋士只有木谷实和吴清源。谁是日本棋界最强者？《读卖新闻》就此举办“吴清源、木谷实争夺十番棋”。为了始终保持庄严肃穆的气氛，决定主要选用座落在镰仓的建长寺、圆觉寺作为对局场所，这就是日本围棋史上著名的“镰仓十番棋”。

1939年9月28日，“镰仓十番棋”第一局揭幕。木谷实执

黑，一改“新布局”的风格，占低位坚实取地。吴清源则潇洒地捷足先登，构成大模样，黑棋就此陷入苦战。谁知吴清源在第120手时，不慎走出失着，木谷实猛烈反击造成大劫。此时双方均呕心沥血殊死拼杀，忽然木谷实鼻孔流血侧身昏倒，而吴清源由于棋势不妙，血压剧增，似乎鲜血欲从天灵盖中喷出，只顾绞尽脑汁思考，竟没有注意到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后来有的读者投书报社质问吴清源说：“当木谷七段鼻血流出，异常痛苦之时，你却佯作不知，只顾继续下棋，这简直太残忍了。你为什么不马上休息一下？你为什么不能说几句照拂的话？你简直是个不懂武士侠义、惨无人道的赌棍！”这样的质问自然带有较多的感情色彩，旁观者无法理解在这样重大的比赛中，对局者已经进入“无我”的境地，在他眼前出现的只是棋子、棋盘所构成的变幻纷呈的局面，而无心顾及其它。

打劫的结果白棋净损5目，败局已无可挽回。不想在收官紧要时刻，木谷实也走出失着，吴清源再次挑起劫争，终于实现逆转，获两目胜。这是一场势均力敌、从始至终苦战不休的胜负大较量。

“镰仓十番棋”至1940年10月第六局下完后，吴清源五胜一败，将木谷实的交手棋份降为“先相先”（即三局中两局执黑）。

“擂争十番棋”可以说是一场悬崖上的决斗，特别是在争夺棋界第一把交椅的擂争胜负中，胜者名扬四海“誉满天下”，败者一蹶不振，棋士生命就此断送。对于吴清源来说情况更为严酷，因为他是客籍棋士，一旦被人打下擂去，就将身败名裂，东山再起的机会实际上微乎其微。

尽管如此，吴清源在10多年时间内，与日本当代所有的最强棋士轮番决斗了10回，下了近百局“十番棋”，将他们一一降服于脚下。可以说他的无与伦比的光辉业绩，正是在“擂争十番

棋”中建立起来的！

继“镰仓十番棋”之后，1941年，吴清源与雁金准一八段再次进行“十番棋”角逐。雁金准一是当时在野的棋界长老，德高望重，有“力战之雄”的美称。这次决斗是应雁金氏的要求举行的，由于吴清源当时只是七段，交手棋份应为“先相先”，但雁金表示，想与吴清源以分先对弈一次。以长老的身份，承诺与后辈的棋手分先对局，即已表明他的不平凡的雅量。但是到第5局结束，吴清源4胜1负遥遥领先。有关人士考虑到雁金先生的名声与健康，决定将以后的对局全部终止。

接着《读卖新闻》社又物色藤泽库之助六段与吴清源对垒。藤泽的棋风简朴坚实，若执黑先投，从不给白棋以可乘之隙，因此被赞扬为“黑先无敌”。但他与吴清源相差两段（吴清源此时已升入八段），故按规定对局为藤泽“常先”（即始终执黑）。赛前大多数人估计，黑棋会以压倒优势获胜。结果吴清源4胜6负，保持“让先”的棋份不变。

中日战争的最后两年，吴清源为生活和信仰所驱使，整日颠沛流离日本各地，完全脱离了棋艺生涯。在他的心目中，再次驰骋棋坛的日子已经不会重返。战败后的日本一片凋蔽，然而有志之士也在废墟上计划复兴大业。1947年七月，《读卖新闻》社派人寻访吴清源，敦请他出山回归棋界，并希望他与桥本宇太郎八段进行“擂争十番棋”对局。

8月26日，第一局拉开战幕。吴清源虽然执黑先行，但棋艺毕竟已荒废两年之多，结果稀里糊涂败下阵来。棋界人士大失所望：当年的吴清源哪里去了？第二局吴清源执白仍不见起色，尽管他在心里大声疾呼：“绝不能输！”但弈至中盘，行将崩溃的白棋七零八落，已呈必败无疑之势。谁知桥本宇太郎突然开始失常，错着缓手迭出，吴清源终于枯木逢春、乾坤倒转，侥幸获

一目胜。濂越宪作当时十分生气,说:“桥本简直是异常,这样好的棋要是再输掉,马上给我赶出门去!”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:一到桥本先生该落子时,不知从哪里传来阵阵鼓声,妨碍他继续思考。也有人说:当桥本先生思考时,蜘蛛就从房顶上垂落下来,倒挂在他的眼前……。从第3局开始,吴清源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,顺风满帆势如破竹,至第八局结束,6胜2负将桥本打到“先相先”的地步。

1948年,《读卖新闻》社又举办吴清源对岩本薰“搯争十番棋”决斗。岩本薰棋风清淡强韧,有“撒豆棋”之称,当时他从桥本宇太郎手中夺得“本因坊”桂冠,正值春风得意之时。但吴清源毕竟技高一筹,鏖战至第6局时已5胜1负,将岩本薰降了一格。

1949年,藤泽库之助在棋士升段大赛中由八段晋升九段,成为“当代第一人”(秀哉去世后,日本仅有的九段)。由于战前吴清源曾在“十番棋”擂台上将他击败过。因此日本棋院不得不考虑,藤泽都升为九段,吴清源岂能搁置在八段位上而不顾呢?于是决定举行“吴清源对六七段选拔十番棋”,即集中10名年轻的高段棋手(4名六段、6名七段),让他们轮番向之挑战,作为吴清源的“九段升段试验比赛”。按照规定,吴清源除对高川格、前田陈尔两位七段执黑外,于其它8名六七段高手均执白棋,而且当时没有贴目的规定。结果吴清源8胜1负1平,被日本棋院赠授九段,时年36岁。

这样,《读卖新闻》社以“争夺真正的名人位之决斗”为题,立即着手筹划“吴对藤泽搯争十番棋”的计划。这对吴清源来说无所谓,但藤泽却迟迟不肯应战。《读卖新闻》社无奈,只好又匆忙制定吴清源对桥本宇太郎的第二次十番棋计划。当时桥本刚从岩本薰手里夺回了“本因坊”位,正积极创立关西棋院,是风云一

时的实力人物。由于第一次十番棋吴清源多胜一筹，所以这一次的交手棋份仍规定为“先相先”，结果吴清源5胜3负2平。

然而自从吴清源和藤泽库之助升入九段之日起，就命里注定要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。经过两年时间的交涉，藤泽终于同意应战。这次十番棋，曾被称为“昭和二十年最大的争棋”。结果吴清源7胜2负1平，将藤泽降为“先相先”。为此，社会上的一些知名人士呼吁说：“早该授予吴清源名人位了！”这虽然只是一部分人的意见，并未得到广泛响应，但实际上吴清源已成为日本棋界的“第一人”。1952年，吴清源与藤泽库之助再次进行“播争十番棋”，交手棋份为“先相先”。弈至第6局，吴清源5胜1负，将藤泽击退到“定先”的地位。据说第6局时，藤泽害怕被击败后有损日本棋院的名誉，故而怀揣辞呈前来对局，如此重大的比赛对棋手产生的沉重压力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1953年，《读卖新闻》社继续主办吴清源对坂田荣男的“播争十番棋”。当时的坂田八段是后进棋士中的杰出代表，在各项棋战中都取得超群的成绩，他那剃头刀般犀利的棋风、略带苦涩味的坚忍意志，都预示着他的全盛时期即将到来。广大棋迷也都热切期望，吴清源与坂田进行一场正式的生死决斗。在这场举世瞩目的棋战中，吴清源以6胜2负的成绩将坂田降格到“定先”而高奏凯歌。

至此，吴清源已横归日本棋坛。但还有一个人当时已四次获得“本因坊”冠军，他就是高川格。高川的棋风被人称作“流水不争先”，但严谨的大局观和良好的均衡感觉，使他前后共获得9次“本因坊”的头衔。战后吴清源丧失日本国籍以及日本棋院正式会员资格，只被赠予“名誉会员”称号，因此他不能参加每年一度的“本因坊”战的角逐。但人们常说：“吴清源若参加‘本因坊’战，肯定是稳操胜券！”为此，主办“本因坊”战的《每日新闻》

社决定：自1952年起，每年举办吴清源与“本因坊”无贴目的三番棋对局。到1955年，吴清源与高川格在“三番棋”中，共角逐12局，吴清源11胜1负。因此吴清源又成为高据“本因坊”之上的超级棋士。在人们的印象中，高川格只要与吴清源交手是上来即输，因此普遍认为他不是吴清源的敌手。但是纵观日本棋坛，已经找不出能与吴清源分庭抗礼的人，因此《读卖新闻》只得将高川格拉出来，作为吴清源“擂争十番棋”的最后压轴大戏。1955年七月，《读卖新闻》社发出如下通告：

经常为读者介绍最高对局的敝社，决定再次举办吴清源九段与高川本因坊秀格擂争十番棋之决战。

天才盖世的吴清源自崭露头角以来，人们连年不断地惊呼：谁能击败吴氏？然而被视为当代最强者的雁金、木谷、桥本、岩本、藤泽、坂田等老将新秀皆败于吴氏手下。嗣后，正值众称吴氏难寻轩轾之敌的时刻，一位孜孜不倦地埋头钻研技艺、终于打破前人纪录、建立了“本因坊”四连霸伟业的人出现了，他就是高川氏。因此，敝社在此宣布：又一场世纪性的决战将震惊天下！

.....

这一次决战的结果，吴清源在第8局结束，已经6胜2负，将高川本因坊降服。

吴清源自战前的“镰仓十番棋”开始独霸擂台，连续15年，将日本所有一流棋士与之对局的交手棋份，不是降为相差一段的“先相先”，就是降为相差二段的“定先”。这15年，是他建立辉煌业绩的全盛时代，因此被誉为“昭和之棋圣”！

1987年，日本《围棋俱乐部》征求当今超一流棋手，如加藤